

到上海那天夜里,父亲发现他带来的钱不见了。那些钱我并没在意,但似乎见过,是分放在几件不同行李中的,其中还有一份是塞在一个茶叶盒里。当时,我还在想,一个88岁的老人,还有这样防范的意识,真是让人有点佩服了。

父亲气得浑身发抖,谴责母亲说,不是叫你用心些吗?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?母亲辩白,钱是你放的,我怎么晓得放在哪里?一家子忙着去翻行李。我劝父亲说,出门旅游,安全、快乐最重要,不要为了这点钱乱了大事。父亲说,不是小钱,是我所有的钱,87张100的,1张50的,还有3张20的,加起来8810块。

我们这次出行其实是匆忙之举。父亲于5月29日被确诊为胆管细胞肝癌、伴腹水和转移后,所有寻医问药的结论都指向一个,不能手术,不能放化疗,唯有延缓生命,提高生活质量。人生到此关口,不禁悲从心来。我想到父亲曾经说过,要在有生之年到他孙辈工作的地方去走走,就与兄弟们商量,尽量满足老人家的愿望吧。

头两天,我们一家子八人,分乘两辆车,到了杭州,那是我儿子太郎工作的城市。父亲看了太郎的单位,看了西湖、岳庙和钱塘江,又到金山卫第一次看了海,紧绷的脸上笑意渐多了。我问他身上疼得如何,他说一

在我的印象里,程远总是风风火火的,就像南航的航班一样,东西南北地飞来飞去。当然,他更多的时候是坐火车,用他的话讲,火车更有利于他思念远方。远方不单是地域概念上的,更多的包含着他心中的希望和未来。

他每次来长春总会打一个电话给我,我们找一个“苍蝇店”,热热闹闹的,或者相对沉默地喝酒。当说到某一件重要的事情时,我们也总会用一两句话高度地概括它,然后,绝不再在此事上做更多的漫漶。剩下的时间喝酒,一瓶接一瓶,如果一方到量了,会马上说出来,但是另一方坚持再“整”一瓶,谁也不会拒绝。结果一定是喝多了。我故作镇定地回家了,他则踉踉跄跄地回到住处或踏上归程。

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,怎么认识的,忘记了,现在想来也不重要了。我们的友谊属于一见如故型的,他来长春一定会见我一面,就像我去沈阳,无论办什么事,都会设法见他一样。程远喜欢笑,你隔着马路看他,他笑,你隔着桌子看他,他笑,不喝酒,他笑,喝酒了,他更笑,他不算庞大的身躯里被上帝填进了许许多多的笑点,无论你触到哪里,它都会发生作用。

最初认识程远,知道他是编辑,并不了解他写字,这个写字有两个含意,一个是他写散文,一个是他爱书法。他编《航空画报》,并非常郑重地在这本专业性很强的杂志里开辟出几页副刊,发小说,发散文,也发诗歌。我也是给这本杂志写过几篇小说的,原因全在程远。他对我说:“哥呀,赐我们一篇大作呗。”我“推三阻四”地写了,发过去,很快就见刊了,他为我划来稿费,数目不菲,这使我惊诧,继而上瘾,很快就变成了我说:“弟啊,给我发一篇小说呗。”轮到这种

◇儿女情长

最后的旅行

程保平

丝丝。不想刚到上海就丢了钱,父亲又疼得吃止痛药了。

钱还是在散乱的行李中找到了。父亲像爬过一座山,累瘫在床上。他对孙女儿明明说,就你保管着,不要丢了。我问,你带钱来干嘛呢?他答,给四个儿媳,你妈和妹妹,每人买一只银手镯,七个孙辈每人买一支钢笔,是我的一份心意。听得我一下子从高山上滚了下来。我们并没有告诉他真实病情,原来他什么都知道,原来他在做收山的准备。

那天夜里雨大,呼啦啦下个不停。父亲入睡后,我跟大弟、小弟聊天。小弟说,他吵着出院,其实就在准备了。大弟说,我想好了,钱若丢了,我会悄悄补上去的。我们说着,说着,眼睛就跟城市一起潮湿。

在上海因为行程满,天气差,父亲行动不便,手镯和钢笔都没买成。我说,到苏州去办吧。

到了苏州,我们先去了大弟大女

儿星星的学校,她在那里做教师。那天不巧停电,电梯开不了。父亲说,我爬。他坚辞我们搀扶,一手拄拐杖,一手扶楼梯,一步一步地朝六楼登。到了孩子的寝室,父亲颤颤地坐下来,半天才缓过神来,说,星星,我现在放心了,以后要安心工作,不要回家了,也不要想爹多了。我实在控制不住情绪,转到走廊,就见大弟一个人在那里抹眼泪。

夜里,我们陪父亲去买银手镯。到了商场,父亲耐心地看,耐心地听,一件一件地挑,这是他从来没过的事。他跟孙女儿说,爹爹没本事,不能买金的,就意思意思吧。后来去买钢笔,商店关门了。我说,去南京买吧。

按计划,下一站是南京,那是明明和小弟的大女儿逍逍工作的城市。我跟弟弟们商量,镇江有金山寺,是东晋时期留下来的名寺,据说求神很灵验,我们是不是去拜一拜,或许奇迹会发生呢。大家一致同意。

第二天到金山寺。我知道父亲一辈子不信神,不好意思向他开口,就跟小弟说,你去说说看,人到这时候,或许心理有改变呢。我在远处看小弟搀着父亲,边走边说,但到了礼拜的地方,只见他一个人坐在树下,看着家人和众生拜佛。

我临时起意,走一走扬州,让父亲看一看“腰缠十万钱,骑鹤下扬州”的风华,吃一吃扬州著名的小吃。由是,我们又去了扬州,吃了狮子楼的江鲜与河豚,逛了二十四桥明月夜。父亲说,这就是二十四桥啊?怎么就二十四根栏杆呢?

在扬州住过一夜,我们又往南京赶。当晚,一家人陪着父亲逛了秦淮河、夫子庙和考试院。出考试院不久,就看到了文具店。这时父亲已经很疲劳了,但似乎换了个人,没人搀着也走的轻松。父亲说,要买派克笔。店家说,德国的这种LAMY笔比派克还出名,不过就贵了一百多元。父亲豪气地说,就定这个。一下子买了七支。他要求刻上他每个孙辈的名字,还为每人题了词。他给我儿子太郎的题词是,一日千里。办完了,父亲长舒一口气,瘫坐在轮椅上,很高兴地说,我的任务完成了,以后就看你们了。你们也不要难过,这世上只有千年的树,没有百岁的人,我知足。

依然是这片土地上不可替代的交通要道,无论是从这里出发,还是回归,那长长的铁路线依然会留给人们无限的向往和缅想。”(《红透山》)我想,这里的“向往和缅想”应该是程远的文字里所独有的吧。

说句到家的话,我是喜欢程远的散文的,因为它们常常地感动着我。

想充分的了解、认识一个人,唯一可以信赖的是时间吧?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又知道程远的书法很好,在朋友圈儿里见他“晒”字,心里很艳羡。他写字是受哥哥的影响,但后来成就自己的风范,和他的勤勉是分不开的。见过他临帖,也见过他酒后的“醉书”,一横一竖,一撇一捺,皆可见他对书法的敬畏。

我从小因为和一帮现在的书法家当时的书法爱好者厮磨,对纸墨深爱,见别人真、草、隶、篆,总想恨下十年苦功,手间也清风明月;可惜,我的半生被文字“死缠烂打”了,关于练字,终归水中捞月一场空。此生与书法无缘,却不影响对它的热爱,所以,在犹豫多年之后,还是厚下脸皮向程远求了一幅《清风明月诗与酒》,是我此生之梦,亦为我此生之憾,更为我此生之爱。程远欣然命笔,真的让我在万竿竹风之中,得到了据为己有之后巨大的虚荣心的满足。在此,也谢谢程远老弟。

犹记那年在红海滩,我在广场上追逐一条美丽的小黑狗,口喊我们共同的一个好友的名字时,程远站在一旁乐不可支。他的笑变得更加为开朗,更为开心,更具有了开拓精神。红海滩在夕阳中尽显自己的迷人胴体,我们在云霞间放飞自己的心思,与人,与文,与字,与往昔,与今后,哪一个更真实,又哪一个更波澜壮阔呢?

我的兄弟,一生安平!

◇江湖脸谱

人生总有远大前程

于德北



梳妆 李海波 摄

时候,程远笑了——他又笑了,说:“哥呀,稿子太多了,等等呗。”你们看,他就是这么一个张弛有度的人。

毋庸置疑,程远是一个好编辑,仅以他主持的《航空画报》的卷首语为例,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几乎成了中国旅游散文的一个标识,国内的许多散文大家都在这里一展风采,把他们心中的、眼里的、脚下的好山河,以及好山河碰触出来的好思想,花园一样的五彩缤纷地绽放,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的、飞行般的遐思。

渐渐,知道程远写散文了,而且也是出手不凡的行家里手,文字

情真意切,氤氲着淡淡的一股忧伤;当然也有一些小调皮和小幽默。程远的文字属于智慧文字,是天生即在体内留存的那种。“印象中,我自己只去过一次后山,接爸爸,并且没有翻过山岭,只是在山腰上的松树林边站了一会儿,天快黑了,也不见爸爸的身影。”(《底层的珍珠》)文字简朴,但明眼的读者尽可感知少年的无奈情怀。“其实,我最愿意三两知己小酌,清风明月什么的。即便兰亭雅集,也有些闹,最好是米芾与苏轼对饮挥毫那般,薄暮,酒行既终,纸亦书尽,更相易携去。”(《杯酒人生》)此中更可见程远之真性情。至于“苍石火车站依然存在,虽然每天客流量很少,但